

一度被历史迷雾湮没的“二十四道拐”(3) ◆ 周军

四

戈叔亚是一位研究滇西抗战史的云南人,也是无数苦苦寻觅“二十四道拐”者中的普通一人。多年来,他一直在想,“二十四道拐”究竟在何处?这个路段现在怎样了?为此,戈叔亚花费8年时间苦苦寻觅。

他走访历史学家和许多中美日的二战老兵,并沿着滇缅公路进行了无数次实地考察——他甚至跑到缅甸腊戍,还从云南边境的畹町沿史迪威公路经缅甸八莫到达密支那——却始终一无所获,照片与实地对照,总是相差甚远。戈叔亚猜测,“二十四道拐”既然在云南境内找不到踪迹,它会不会位于印度的雷多至缅甸的密支那之间的某地呢?这个想法仍然是南辕北辙,均无法觅到它的半毫踪迹。

2001年底,戈叔亚通过和在日本工作的中国电视人朱弘交流,朱说日本老兵和学者也都说“二十四拐”是在滇缅公路或“史迪威公路”上,只有一本介绍当年滇缅作战的写真集的编辑森山康平说可能是在贵州省内。

受此番话的启示,2002年2月26日,戈叔亚从昆明坐火车到贵州安顺市去寻找他的梦想。安顺公路管理局的一位中年女同志告诉他:“好像是在兴义地区的晴隆县、普安县或者是六盘水市的盘县之间的公路上见过。而这些地区都不归安顺管辖。戈选择了更简便有效的方法,就是到长途客车站询问老司机。司机们看了老照片后,当即把地点说得非常清楚准确:“从晴隆县往昆明方向出去一公里。到了那里说‘二十四拐’,谁都知道!”



■ 1945年1月28日,中印公路通车典礼

3月1日中午,疲惫的戈叔亚到达晴隆县。果然,街上的每一个出租车司机都知道“二十四道拐”。他们告诉他这条公路是“美国人在二战时修的”。戈租了一辆三轮车,终于来到了朝思暮想的那条神秘公路。为了在同样的角度拍摄和老照片完全一样的照片,他必须爬到对面的山巅上。

戈叔亚拍摄这张照片的确经历了艰难和危险——在使用50毫米镜头的情况下,必须站在距离万丈深渊的峭壁边缘不到30厘米的地方,才能定格又一幅历史性的照片!“二十四道拐”这张被历史凝固的老照片,在戈叔亚“发现”后的晴隆“复活”了,这一轰动世界的消息迅速见诸报端,有报道这样表述:“一张老照片的破译,改正了一个57年的谬误。”

五

而提及“二十四道拐”,也大多要说到一个人——陈亚林。对于土生土长的晴隆人来说,



■ 防止山体滑坡的“美军墙”

“二十四道拐”似乎从来不存在需要破解的谜团。身为晴隆县文物管理所所长陈亚林对笔者说:“打小就知道,没觉得有什么神秘。”

但是,2002年4月5日,他的平静之心激起了涟漪。那天中午,他像往常一样,来到莲城镇水塘街的一家报刊亭,习惯性地买了一份《贵州都市报》,便向办公室走去。当他一边走一边翻开报纸阅读时,一条新闻吸引了他的目光——《云南史学家破译贵州“24道拐”》。

就那一瞬间,这个时候,因父母均在普安工作,每次回晴隆老家路过“二十四道拐”,总要扳起指头数一数,而因拐弯太多了,从来没数清楚过的中年人看到标题的那一瞬间,心跳一下子就加快了!回忆当时的情景,10年后,站在“二十四道拐”观景台上的陈亚林心情依旧澎湃地对笔者说。

一口气读罢全文,除了激动,就是自责与愧疚,还有憧憬。激动的是,57年的谬误“更正”后,晴隆必将因“二十四道拐”而声名远播,自

责与愧疚的是,作为一个文物管理工作,早在参与1987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他就曾经把“二十四道拐”抗战公路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申报(1988年6月,晴隆县人民政府将其公布为第三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但是,守着“二十四道拐”数十年,却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意义,没有系统地对外进行传播。憧憬的是,他当即下定决心,一定要尽心竭力,让“二十四道拐”走向更广阔的展台。一语惊醒“梦中人”,一篇报道让一位极富责任心的文物工作者重新定位人生坐标。陈亚林在一本书中写道:“半个世纪的沧桑足使我们淡忘许多本不该淡忘的历史……如果错误的产生仅仅是因为某种刻意的混乱,那么更正错误和追逐根源就是一种清醒。”

把自责与愧疚化为动力,“清醒”之后的陈亚林挎起相机、拿起笔,转过人生最大的一个弯道,从头开始,重新打量“二十四道拐”,开始追逐关于她的历史真相。

为了寻找当年那一幅老照片的拍摄位置,他翻山越岭、反复琢磨,不停地换角度摁快门;为了还原历史,他不断寻找遗物、轶事及见证人。很多亲戚朋友不理解他的“痴迷”,但他执“迷”不悟、乐此不疲。

2002年10月19日-21日,他应邀赴重庆出席“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2002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提交了与史迪威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牟之先教授合作撰写的论文《史迪威公路“24道拐”初议》。这篇近7000字的论文,专业、详实,雄辩地论述了“二十四道拐”的“前世今生”,获得一致好评。

10年来,陈亚林收集整理各种资料数以千计,积极撰写论文、新闻,拍摄照片,全方位、多角度宣传推介“二十四道拐”,终究让它的光芒更加耀眼。

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以及陈亚林的不懈努力下,2006年5月25日,“二十四道拐”,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贵州省西线红色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2010年3月,被贵州省委、省政府公布为“贵州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及黔西南“金州十八景”之一。

2013年8月,被列入贵州省“十二五”规划头牌、由省委宣传部和八一电影制片厂共同制作,总投资3000万元的大型电视剧《二十四道拐》将在晴隆县开机拍摄。

“二十四道拐”,这条蜿蜒而雄浑的路,表现了抗战岁月的艰难,也表现了中美盟军的英勇团结。它是“史迪威公路”的象征,更是历史的弯道! 摘自2013年第6期《党史纵览》

绝响:永远的邓丽君

姜捷



本书由现代出版社最新出版。这是邓丽君文教基金会唯一授权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传记。该书作者姜捷,踏遍八地,耗时十几年,访问超过二百位邓丽君生命中的至亲好友、同事、歌迷,甚至包括极少曝光的邓丽君的母亲,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完整谱写出邓丽君传奇的一生。本报节选连载。

1.选择在这样欢欣的日子来到世间

1926年,邓丽君的母亲赵素桂出生于山东省东平县一个笃实家庭,父亲在哈尔滨担任邮政局局长,日本人一到哈尔滨就开出诱人的条件,愿意以加倍的月俸,要求他为日本人做事。但赵爸不愿做亡国奴,只好带着一家老小展开逃躲的日子。赵素桂十三岁那年,一家人落脚于河南,认识了黄埔军校十五期毕业的邓枢;邓枢是河北省大名县邓台村人,逃亡多年已经逃怕了的赵家两老,眼见这位中尉军官英挺老实,就以一种“托孤”的心情,匆忙地让他们两人订了婚。那年,她才十四岁。

邓枢随着部队的调动频繁居无定所,赵素桂则在宋美龄所办的孤儿院里继续读书。邓枢在赵素桂十六岁那年娶了她,婚后不久,他随部队调走,她在兵荒马乱中生下第一个孩子。

很快地,城里失守,几乎所有来不及走避的妇女都遭到日本兵的蹂躏,赵素桂躲到乡下,每天在脸上抹锅底的黑灰,妆成又干又丑的老太婆,白天躲在地窖或防空洞,一步也不敢现身。产妇营养不足,当然没有奶水,赵素桂想法子把生麦子包在毛巾里擦擦,放在石头中推磨出类似麦片的东西喂儿子,出生不久的婴儿得不到应有的营养,瘦得不成人形。在一次躲警报的防空洞里,由于她带着孩子,防空洞里挤得满满的,老百姓生怕孩子的哭声会引来日本兵,坚持不让她躲进来。为了防空洞里所有人的安全,她含泪爬出防空洞,躲在附近山头的大树下,警报过后许久才敢出来察看。没想到原先那个拒收她的防空洞整个被炸掉了,里面躲着的人无一幸免,她惊出一身冷汗来,命运作弄总是意外连连,令人亦惊亦叹。

赵素桂从北方辗转到西南,翻山越岭全靠双腿,其中千辛万苦非笔墨能形容,两膝两足都因跪爬而破烂、肿胀,全身也因严重的痢疾和疟疾交相侵袭,在死亡边缘打转好几回,那曾救了她一命的可怜婴儿,最后还是敌不过病魔逼迫而夭亡了。孑然一身的她,到处打听邓枢部队的动向,终于找到邓枢,夫妻相拥,恍如隔世。又黑又瘦又老的赵素桂,让邓枢久久不敢置信,不敢相认,其实那时候她还不到二十岁!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磨去她从来没有享受过一日一时的整个青春年华,没有少女梦想,只有无数惊恐不安的梦魇。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过不了两年安定日子,内战爆发,邓枢依然转战各地,赵素桂带着老大长安、抱着老二长顺再度逃难,从河南到南京,转江西到广东汕头,一路走走停停,火车、卡车、大货车、军车,不断转换交通工具,最后才得以搭船到了之前听都没听过的一个小岛——台湾。船行的时间其实并不长,十几个小时之后,终于在基隆下了船,因严重营养不良而奄奄一息的她,被送入北投眷属军营中。

从北投搬到内湖,再辗转至虎尾,终于和邓枢取得了联系,一家人能生活在一起,再苦的日子也撑得下去,职务上的调动使这个家不停东迁西搬。老三长富在宜兰出生不久后,邓枢就调到虎尾大埔乡受训,没多久再调到云林龙岩,流离搬迁的日子总算是暂时安定了下来。

1953年的1月29日清晨,也正是那一年的农历十二月十五,家家户户正洋溢着准备要过农历春节的忙碌氛围,邓丽君选择在这样欢欣的日子来到世间,成为邓家最受欢迎的新成员,即使是物质生活艰苦,对小生命的诞生,大家也都怀抱无限欣喜。

当时,拥挤窄小的农村民宅,只有勉强算是隔开的两房,一间是权充产房的卧室;另一间就是三个儿子同睡的一张木板床。分娩时刻一近,助产婆婆、房东太太和眷村妈妈们都从四邻过来帮忙,不久,特别嘹亮的啼声划破破晓的宁静,邻居们兴奋地欢呼着四处报喜:“是个女儿!是个女儿!”三个当哥哥的从呆愣愣地看着大人忙进忙出,到直奔床前“观赏”他们的“新玩具”,知道多了一个妹妹而开心不已。

26.忽然想到了一个主意

可安叔却没有说话,一会儿,他抬起手臂来,朝波亚挥了挥手,示意他快走。波亚觉得两条腿好沉,他放不开步子,放不下安叔了。波亚喃喃地说:“安叔,你怎么办啊,你在生病,我放心不下,我走不动了!”波亚退了回来,走到安叔床边。

安叔用手敲着床沿说:“你为什么不走?你为什么不走?”波亚没有回答。安叔继续用手敲着床沿说:“你为什么不说话?你为什么不说?”许久,波亚用很坚定的声音说:“我还是要跟你一起去星星湾!”

安叔看着波亚,轻声地问道:“你为啥一定要跟我一起去呢?”波亚想了想,回答说:“因为我们拉过勾,你也信任我。”安叔转过脸去,“可我对你好,我恨我自己……”波亚摇摇头:“安叔,你别说了,我知道那是因为你心里不开心。”

安叔拉过波亚的手说:“孩子,我真对不起你!”接着,安叔又是一阵叹气。波亚想了想,对安叔说:“要不,你再跟妹妹打个电话?”安叔一连串地摆手:“不打了,不打了,免得再失望。”波亚问:“那你想要怎么办?”安叔说:“我想,我还是要回去,但谁也不告诉,我就远远地看我女儿一眼,然后我自己进山里去。我知道我活不长了,我就一个人静静地死在山里吧。”

波亚安慰道:“安叔,你别老是这么悲观,妹妹她一定会见你的,你要有耐心哦。”安叔摇摇头说:“我活不长了,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等到这一天。”波亚说:“眼睛一眨,很快就会到的,你要有信心。”安叔依旧摇着头说:“我怕我等不到了。”说着,安叔脸上一阵抽搐,他又紧紧地捂住胸口。

波亚看着他那难受的样子,忽然,想到了一个主意。“安叔,要不我给妹妹打个电话,我们都是孩子,我相信我们能说上话的。”波亚闪亮着眼睛。安叔不相信,连连摇头:“没用的,没用的!”“让我试试嘛!不试怎么知道呢?我的好朋友扣子说,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试出来的。”波亚坚持着。“我都试了好几回了,那姑娘好倔。”安叔说。

波亚歪着头,问安叔:“你是自己跟她说

话的吗?”安叔回答道:“不是,我都是跟我大哥打电话的,我让我大哥跟她说的。”波亚说:“就是嘛,如果你亲自跟她说话,可能她就不会回绝了。”安叔告诉波亚:“我跟我大哥提了,可我大哥说,她不愿接听电话,不愿跟我说话。”波亚想了想,央求道:“安叔,你就让我试试跟她说说嘛!”安叔没说话。

“安叔,把电话号码告诉我吧!”波亚坚持着。安叔掏出那张写有电话号码的小纸条,递给波亚,说:“你别拨错哦,我都背出来了!”“安叔,你放心,我不会拨错的。”波亚坐到床边,拿起电话听筒。

安叔翻了个身,朝波亚这边靠拢过来。波亚看着纸头,一边拨一边大声地念出号码。安叔听着,知道他没有拨错。两人都屏住气,等待着。

“嘀铃铃,嘀铃铃”,话筒那边传来了电话接通的长长的铃声。“喂,哪位?”一个男人的声音。安叔示意波亚:“你问他是我大哥吗?”波亚很有礼貌地问道:“请问,您是安叔的大哥吗?”“你是?……”电话那头传来询问。波亚朗声说道:“我是安叔的朋友,我们是在长途汽车上认识的。”“哦,你有什么事情吗?”大哥在电话那头问。“我想跟安叔的女儿妹妹通个电话。”波亚说得清楚而干脆。电话那头显得有些慌乱:“你找她干吗?她……哦,等等……”波亚把电话听筒紧紧地贴在耳边,他听见安叔的大哥在跟一个人说话,那人好像表示不愿意。

一会儿,电话那头传来声音说:“哦,对不起,她不在,出去了……”波亚立刻说:“我刚才听见说话声了,她在的,请您跟她说,我是一个十岁的男孩,跟她同岁,我想跟她像同学一样聊聊天。”很长时间没有反应。波亚心跳加快了。

耳朵凑在电话话筒旁的安叔长叹一声。忽然,电话那头传过来一个女孩清晰的声音:“喂,你好!”一声“你好!”让波亚顿时激动起来。自从扣子在学校餐厅里说班长路小微的坏话,被路小微敲了一个“毛栗子”以后,路小微对波亚也是虎视眈眈,再加上同桌妮妮老是欺负他,结果弄得波亚跟女孩子说话有了心理障碍,总是结结巴巴的。

星星湾

简平

